

和
一

和

樂

一

宋會要卷五十五

要清鈔本

第四計八本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宋會要卷第九十五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吳興劉承幹編定

樂一律呂

卷首
三行
格式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樂一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宋會要卷五十一
吳興劉承幹編

律呂

宋太祖皇帝乾德四年十一月冬至御乾元殿受朝賀
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之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先
是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實
儼素各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奏議曰
十二月聲含在寂默古聖設法演而出之立尺寸作為
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
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代承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
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按古法今司天臺影表上有銅臬

真宗咸平四年二月甲子雅樂正王繼昌上言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其樂工二百餘人無藝者甚衆乃命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太常郭贄及令選大樂雲韶班中官一人明雅樂京朝官三數人較試上同仁宗景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太常寺燕肅等言本寺編鍾磬年歲深遠累采飾用銅綠膠墨塗染填翳字號及有破鑿合無聲韻者今雖將元定律準及鍾磬三料堪充祇應欲乞選差臣僚與判寺官員集本局通知音律者將律準同共考擊按試定奪聲韻所有鍾磬聲損鑿損不堪者欲乞送造作添修抽換詔宋祁與內殿崇班李隨同本寺按試又令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照參其事

同上

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為之贊曰在周有臣嗣古成器館寫琯音枉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鉤奮芒河龍獻執樂府增榮乾華府費用協成韶永和天地

同上

景祐二年二月四日燕肅等以考定樂工樂器畢詔於延福宮進呈按試作御製天地宗廟樂曲樂章凡五十一曲帝問李照此樂如何照對高古樂五律遂命照詳陳其事照上言臣始到太常寺時已磨琢鍾磬成就竊

聽八音之作雖與王朴所造律準品格符合其於聲調則乃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比之胡部亦高二律若擊黃鐘則必齊於仲呂若擊夾鐘則必齊於夷則乃是冬行夏令春名秋風此皆王朴所造律準經五代亂離之後雅樂廢壞鑿空創意不合古法臣又觀編鐘鐃鐘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並無差降倫序之法加以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則陵小者則抑非中度之器也雖在鑄造年代文字本寺相傳云是唐來舊鐘亦有周朝所製驗其率易必在倉卒之時也且唐室遺故物於末代累經衰亂之世王朴造律準於本朝莫覩福應之驗以茲為美未見其可臣聞昔者軒轅氏伶倫截竹為律復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今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是以大樂著美世稱其善傳之亶古不刊之法也望令臣特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架則大小輕重長短厚薄必令合法復使度量權衡無不協和可以助歌薰之美覃擊壤之樂來儀率舞未易可量帝令照於錫慶院試作編鐘既成奏御照遂欲改大樂又令內侍禮賓副使鄧保言恭其事照并引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因更定尺律別創樂器其刑制詭異多非經說時詔馮元朱祁等修撰樂書冠卿照亦預編修上

四月八日李照言製造鐘律度量見用黍粒差小伏見

衍州
上為字似有誤

太府寺石記云官尺每寸十黍臣以今黍十二方盈得
一寸欲望更造官尺律管一副相兼候氣仍下河北路
尋訪大黑秬黍每十粒克得太府官尺一寸者及河內
為葭莩為尺一百斤進納以憑驗定尺律從之上同
十二日詔宰臣呂夷簡以下同共管勾士造大樂上同
十七日詔應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及州里儒學草澤
博聞之士如有能曉達古今雅樂制作法度或考正鍾
律音調得失灰琯測候次第並許稱薦或自經官司陳
狀所在即時以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鎮江軍節度推官
阮逸自撰琴準用求律管相生之聲圖轉應律靡不符
合又制律管十三枚著樂論十二篇律管說一篇蘇州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校核
入殿是心字在澤字下

范仲淹言進士胡瑗能明律歷之學及通知古樂管絃
鐘磬制度有所著雅樂文字隨州言進士蘇齊有舊藏
樂書應天旋宮昭慶集十三卷并樂圖入草澤安宋上
樂本圖并奏議一卷何文廣上古今樂纂一卷樂纂造
律一卷樂府七秘訣一卷樂府雜錄一卷司天靈臺郎
丁濤上新術律管算草三卷詔逸瑗赴闕並取其書就
有司考議之二十五日李照上造成今古權量律度式
凡新尺律倫合升斗秤共七物尺準太府寺尺以起分
寸為方倫廣九分長一寸高七分積六百三十分其黃
鍾律管橫實七分高實九十分亦計六百三十分以黃
鍾管受水平滿注倫中亦平滿合於算法若依古法千

二百黍而為一龠者則於算法加減不成樂合方寸四分高一寸受水三分龠樂升廣二寸八分長三寸高二寸七分受水十二樂合樂升所受如太府升制樂斗廣六寸長七寸高五寸四分受水十升總計三百六十方龠以應乾坤二策之數樂秤以一合水之重為一兩一升水之重為一升一斗水之重為一秤及造漢書升合二枚漢合廣寸八分長二寸五分高與廣等受水十方龠此合分寸之數舊無其說今以算法推究知之漢升廣四寸五分長五寸高二寸八分受水十漢合準今太府升九二升則餘二十八龠又造周禮升豆二枚周豆方寸與黃鍾新律管法不合周升方三寸受水二十七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豆準今太府寺升九大七龠有畸臣以新律龠合升斗比較周漢舊制並據今新律龠立法但小大不同若取虞書同律度量衡則此法量與律合而周禮用豆起升以方寸立法則律量不同矣今制律定樂聲以諧和其龠合升斗亦合更造用存永制今欲以塗金熟銅鑄造新定律龠合升斗及別以木造周漢升合豆升四等各三副以備程覽從之 初照答帝問輒云今樂高五律其實無所準據既造鍾磬因率意鑿行均展舊度殆至太府常用布帛尺取符五律之言然而樂聲重濁甚矣又遂以太府尺寸為本作量法木式四等而所容受不合累黍之數又以太府尺寸作用漢量法木式各二寸

欲通已說亦不能合且漢志云金為合乃黃鐘二龠之實而照誤云十龠為合蓋出於流俗之本故識者皆譏其妄

同上

六月九日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練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雅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正禮燔柴岱嶽瘞玉汾睢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藏事之際斯樂具

案中金疑即銅

藏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陳固以格神明昭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照制器業以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不下有司馬

大典卷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馬當是焉

六月十三日李照言編磬之數自來未有定制今若止造化之法臣考詳舊典今編鐘十六枚者按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注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疏引左氏義云舞羽者天子用八諸侯七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

俗當是倍。

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是以淮南子亦云
樂生以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臣今詳天子用八諸
侯用六之文乃直言舞數之法非鍾律之義也必若以
鍾體於五數則天子用八倍之為十六可也諸侯用六
俗之為十二可也大夫用四倍之為八士用二倍之為
四則彼八鍾豈堪考擊而調曲矣非法也此則前賢未
達鍾律之旨耳夫十二月律與八風相均等凡一律之
法具三十日一風之法具四十五八風十二律各具三
百六十之數風律相周是故正北之風則叶黃鍾東北
之風則叶大呂大簇正東之風則叶夾鍾東南之風則
叶姑洗仲呂正南之風則叶蕤賓西南之風則叶林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夷則正西之風則叶南呂西北之風則叶無射應鍾故
八風之法周於十有二律豈可以八律之數而行八風
之氣哉夫自黃鍾右旋至于林鍾則是八鍾此八鍾者
但是五風之半實非八風之象也夫十六鍾之設出於
武琴且舜琴五絃以歌鍾律則具七音六律十二鍾之
用若文琴六絃則其九音七律十四鍾之用武琴七絃
則具十音八律十六鍾之用也然十二鍾之外其餘四
鍾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本以武琴七絃以
為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無邪正之節皆假清鍾以成
焦殺若或去彼四清之鍾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
是故古之大樂明言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則正謂大

樂之法止用十二鍾聲而已古之鄭衛之樂亦用歌鍾
今胡部中方響十六乃是鄭衛編縣之數然方響十六
亦有為也夫胡部有箏篋相傳自之為梁柱言箏篋之
聲於諸器中最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其曲法用十字
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方
響十六聲若方響去清聲四版箏篋中去五六二字則
胡部不可成曲矣而於大樂都無所妨則知清聲四鍾
大樂本自不用而鄭衛之聲無此不可今於編縣之內
但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鍾於事則無所害又古有編縣
十九枚者按周禮鍾縣疏引服虔注云六律七音七律
為七器音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則十九鍾臣今詳服虔所說甚為迂濶此但術數之家
積閔餘之法其於大樂都無所謂又古有編縣十四枚
及二十一枚者按後魏志云漢成帝時犍為人於水濱
得古磬十六枚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縣十六云正始
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縣之器而云大樂
所用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
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又引尚書大傳七始注云
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然據一均變
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
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一架雖取繁
會聲不合古臣今詳十四之磬乃是文琴之法後之相

傳若言十正七倍於鍾律中事法乘戾亦與八風取義不殊其二十一縣則尤無旨意也又古有編鍾一十四枚者按唐書志云古制雅樂宮縣編鍾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臣今詳二十四鍾其清聲十二不是中聲神瞽昔所不用管律不能諧之其聲一例皆石非合法之器也又金有編縣十二枚者按樂府雜錄云雅樂部律呂臣今詳編鍾十二律呂具備可為不易之法今引正經四議證之一周禮云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鍾此一義也二左氏傳晏子云為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失七音六律出於十二鍾若用十六鍾則有九音八律矣此二義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也三左氏傳吳季子觀樂於魯美韶樂曰五音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夫言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之音如此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是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複如此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五絃既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等此乃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此皆不平也節有度者惟止七音而為節也守有序者惟止八風而為序也若過七音八風則是無節守也四國語云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古之神瞽考其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此乃量王將鑄無射倍聲泠州鳩患其過多故言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律所以立均出度者此言月律十二而為均度之法不可增減者也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謂除其減倍之聲惟存正中之聲也夫黃鍾之律凡九十黍自九十一黍已上皆屬三倍黃鍾之法唯自四十六黍已下至九十黍名為中聲自具十二律故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也又夫度律均鍾者謂以十二律之聲均調十二鍾者也又夫百官軌儀者此言樂為天子之職但貴其鍾律諧和使人聞之欣然而感不知手舞足蹈而官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司設法立制發號施令民亦悅隨如聞鍾律之和是故謂之百官軌儀此乃三皇五帝至治之盛也又夫紀之以三者謂度量衡法紀其聲律而成鍾也平之以六者此言造鍾之法不可過於六律則平和之理也成於十二者此言六律之變極於十二之數不可越也天之道者言天然造化之法必以十二而為體也詔馮元宋祁等更議其事元等議曰竊惟大樂之本金石為先曩制相泐典策具在蓋前聖善制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二十六簧之箏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為之數也且鍾磬八音之首絲竹

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說樂總言金
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諒茲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
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為有不可者四甚不可
者一傳曰天子用八者誠羽舞之列也然鍾磬亦取用
八之義故先儒引以為言夫八音生於八風是制樂之
本鍾磬得倍其數者由統率眾器使無遺聲十六之與
其議在此若止於十二是廢天子用八之義且不得盡
眾器之聲一不可也後王相尚亦時改作諸儒偏見或
存異說蓋嘗有十九鍾二十一種者也十四鍾二十四
鍾者矣雖暫施樂府樂見篇籍及鉅儒名臣討論至當
俾克行遠終歸十六今欲隳至當行遠之法二不可也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漢成帝時掾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家因是議明
堂辟雍以立制度驗此一事蓋非近物故班固之立漢
志康成之註周官杜預之釋傳文阮氏之圖三禮而十
六之數初無異論且前儒名學各有師承脫無全文常
慎疑闕非如世之儒師心獨得硬為可行也唐家稽古
禮樂最為詳明今其所存者正史通禮樂會要今式六
典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究尋鍾磬之數咸云十六惟有
樂府雜錄乃唐人段安節所著於雅樂部有編鐘十二
文說臣等詳覽其書舛駁特甚且其文曰雅樂部十二
律鐘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磬各一架每架各編
鐘十二亦依律呂

以上三十三字是

樂府雜錄正文 叙事之體誠有工

拙至於鋪陳名物要須有次今於編鐘各一架之下便云每架各編鐘十二且鐘架尚未有說鐘數何緣先見漏略顛倒判其非文又安節當儘昭喪亂之餘唐家備樂既已殘缺而安節但率所見筆之於書所傳之事故多失實今若捨周官漢瑞之明據背班固康成之名學斥唐家正典之法遵後人失傳之議此三不可也而照引正經四義為編鐘十二之據其一引周禮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数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臣等謂為之度数者若黃鐘之鐘則以黃鐘九寸倍而更半之其長二尺二寸五分之類也為之齊量者乃是十有二聲之鐘取其所容以為聲之齊量非論編鐘之數也其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二引春秋晏子之言為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臣等謂七音七均六律兼六呂而言之也以奉五聲者而為之主也此蓋善說樂意非如照指定鍾體彊配十二也其三引季子觀樂美韶樂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照解之曰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複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五絃之中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等此乃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正之風偏重則八風不平也臣等檢勘春秋魯

予嘗是乎。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之歌頌
頌者今詩之周魯商頌也季子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
平盛德之所同也則季子之言美三頌之盛德非為韶
樂而發也夫周家之樂自用七絃之琴既用七絃亦得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則照之前言不惟誤引
經傳兼亦自相予猶其四引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
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照為月律十二而為
均度之法不可增減又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照謂除
去減倍聲唯存中正之聲也又曰度律均鍾照謂以十
二律聲均調十二鍾也紀之以上照謂度量衡法以成
鍾也平之照謂造鍾之法不可過於六律成於十二照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謂六度之變極十二之數此天然造化之法必十二為
體也臣等按立均出度者謂先以律呂立為均器以均
鍾音乃出大小清濁之度考其中聲者直謂中和之聲
以為樂制度律均鍾者調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紀
之以三者謂天神地祇人鬼紀聲合樂也平之以六謂
六律也成於十二謂律呂相配也天地之道不過十二
故以律呂之數配之且州鳩本以景王鑄為大鍾不合
雅樂故極言律呂之本欲使樂鍾必依於律非為諭編
鍾之數以為十二也且昔黃帝命伶倫與營撻鑄十二
鍾以調月律令之鑄鍾是也而照遂執月鍾之數欲施
編縣指正聲之清者謂之鄭聲以雅為鄭此不可四也

諭賞是論。

臣等又編問大樂諸工鍾磬十六若損為十二聲何所
闕理何所害工對言每朝饗祭祀但傳舊法只用正聲
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惟無射為宮之時黃鍾為
商舊傳黃鍾律之尊不可為臣故用黃鍾之清又曰瑟
有二十五絃而有清聲若去鍾磬之四清聲則不能盡
瑟之調也臣等深求其旨蓋樂工但見其一未見其二
何則聖人以金石有一定之調故於鍾磬寄其法度焉
既已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黃鍾夾鍾四清聲以附正
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
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
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
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
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君下之分不得
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君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粗
舉一宮則三宮可見且以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簇
為角無射君也君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也乃長九寸
太簇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
聲獨卑上下交戾安得和協故必須用黃鍾四寸五分
太簇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
下民役其令矣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
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懼凌犯之音

作矣此甚不可一也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而欲輕變
舊貫法將何賴且照為十六之數出於文武二琴又曰
鄭衛之樂本以五琴七絃以為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
無雅正之節夫周監二代仲尼從之觀武而嘆稱其盡
美文武可謂三代之盛王也使後聖有作亦不過之故
國朝太宗皇帝因七絃之法又加九絃易俗移風義實
有寄寧可謂九絃之設皆為鄭聲也况照於樂律非不
極慮然推論今古恐有未通其鍾磬十六望上采周漢
諸儒及唐家典法令且如舊制至於十二之說惟照獨
見未可施行其夷則以下至應鍾四宮用管之法言之
難了謹列十二律圖并封上進詔試十二枚為編以通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照學

大典卷二萬
九百十六

十二律圖

子 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馬辰合星紀律合大呂在
乾為初九下生林鍾之初下謂之娶妻其律數八十一
其管長九寸其生數一其日壬癸其宿虛其次須女其
候冬至上同
丑 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馬辰合玄枵律合黃鍾在
坤為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謂之生子其律數七十六
其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其倍黃鍾之
數三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候大寒上同
寅 太簇寅之氣正月建馬辰合娵訾律合應鍾在乾

為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謂之娶妻其律數七十二其
管長八寸其倍大呂之數九其宿箕其次尾其節啟蟄

上同

卯 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合降婁律合無射在坤

為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謂之生子其律數六十七其

管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其倍太

簇之數二十七其日甲乙其宿心其次房其候春分上同

辰 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合大梁律合南呂在乾

為九三下生應鍾之六三謂之娶妻其律數六十四其

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其倍夾鍾之數八十一其宿氐

其次角亢其候清明上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巳 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合寶沈律合夷則在坤

為上六五下六上是謂一終其律數六十其管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寸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其倍

姑洗之數二百四十三其宿軫其次翼其候小滿上同

午 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合鷄首律合林鍾在乾

為九四上生大呂之六四謂之娶妻其律數五十七其

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其倍仲呂之數七百

二十九其日丙丁其宿張其次星注其候夏至上同

未 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合鷄火律合蕤賓在坤

為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謂之生子其律數五十四其

管長六寸其倍蕤賓之數二千一百八十其日戌巳其

代當是伐。

宿孤其次狼其候大暑上同

申 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合鶉尾律合仲呂在乾
為九五上生夾鍾之六五謂之娶妻其律數五十一其
管長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其倍林鍾
之數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宿代其次參其候處暑上同
酉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合壽星律合姑洗在坤
為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謂之生子其律數四十八其
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其倍夷則之數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其日庚辛其宿濁其次留其候秋分上同
戌 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合大火律合夾鍾在乾
為上九上生仲呂之上六謂之娶妻其律數四十五其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其倍南呂之數五萬九千四十有九其宿胃其次婁奎
其候霜降上同

亥 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合柝木律合太簇在坤
為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謂之生子其律數四十三其
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其倍無射之數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其宿壁其次室危其候小雪上同

黃鍾子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種也天之中數五五
為聲聲上言五聲莫大焉地之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
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孽萌萬物
為六氣元也或曰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又

曰陽氣鍾於黃泉而出亦曰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以養萬物也子孽也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稱或曰陽氣至此更孽生也故曰孽萌於子上同

大呂丑 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或曰呂距也言陽氣欲出陰氣不許旅距難之也丑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紐未敢出也或曰十二月萬物動用事文象手形又曰居終始之際以紐結為名故曰紐牙於丑上同

太簇寅 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寅臚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不達而臚寅於下或曰萬物資生蟻然也又曰寅津也言生物之津途也故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曰引達於寅上同

夾鍾卯 夾助也時物未盡出陰乃夾助太簇宣四方

之氣而出種物也或曰陰陽之氣相夾助也又曰夾者

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

而出其文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或曰茂也言陽

氣生而滋茂故曰冒萌於卯莽莫保切叢生也同上

姑洗辰 姑必也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潔之也或曰

姑枯也言物生新潔洗濯其枯也又曰姑故也洗鮮也

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

震民農時也或曰謂時物盡宸動而長也故曰宸動而

長也故曰振美於辰上同

仲呂巳 言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
齊物也或曰陽氣將極故復中難之也又曰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也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文為蛇象或曰巳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
故曰巳盛於巳上同

蕤賓午 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
或曰歲蕤下垂貌賓謹也言陽下陰生相賓謹也亦曰
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賓午格也五月陰氣
干陽冒地而出或曰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故曰罍布
於午上同

林鍾未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六月下疑有字脫佚未竟
〇文疑缺佚

大楸盛也或曰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又曰萬物將
就衰氣林林然亦曰林衆也鍾種也萬物成熟種類衆
多也未味也六上同

夷則申 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
當傷之物也或曰夷平也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
又曰陰陽之賦萬物也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未
也或曰身也言萬物身體皆成就也故曰申堅於申上同
南宮酉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或曰
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又曰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
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或曰緇也謂時物皆猶縮
也故曰留孰於酉上同

無射戌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或曰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又曰射出也言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下入地或曰取時皆衰滅也故曰畢入於戌

上同

應鍾亥 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

胡持切外闕曰

闕種也或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聚之也又曰鍾動也萬物應陽而動以下藏也亥亥也十月微起接盛陰也或曰初也言時陰氣初殺萬物故曰該闕於亥 臣案古者伶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管始為律本於是步天成辰候地得氣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導人為聲三才者備而天下之能事興矣為之度以檢長短量以齊多少衡以權輕重樂以管清濁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同律度謹權衡虞舜是已仲尼是已陽六為律律者法也以統氣類物陰六為呂呂者助也以旅陽宣氣因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始而左旋八為為耦陽常唱陰常和三其實而進一謂之上生陽主息也三其實而去一謂之下生陰主減也上生者自牛而左下生者自子而右夫兩陽必爭二陰不孳自然之理也故六律具而六間隨焉又以乾坤九六互為之醜同位者為夫婦異位者為母子故黃鍾於仲呂為子母於林鍾為夫婦於太簇為父子於南呂為子婦由是第之

牛係干。

人道該焉故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命曰黃鍾所以協金奏贊陽出滯命曰太簇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命曰姑洗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命曰蕤賓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命曰夷則所以宣布令德示民軌儀命曰無射此之謂六律以立均出度也所以助陽宣物歸功於上命曰大呂所以出四隙之細命曰夾鍾所以宣陽中氣命曰仲呂所以和展百事莫不任肅命曰林鍾所以贊陽發秀命曰南呂所以均利器用咸使應律命曰應鍾此之謂六間以陽沈伏黜散越也始自黃鍾周於仲呂五下六上乃一終焉仲呂不曰上生黃鍾者以黃鍾為諸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之先似若無所稟生然蓋尊之也或謂蕤賓於大呂當言下生其說曰黃鍾為律之本陽數興焉蕤賓生呂之元陰數興焉夫陽益數而下生陰陽損數而上生陽今去益不同上下無異為陰數興也而言律者因一上一下相生之說遂不取焉黃鍾之數一一以三乘之終於應鍾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數之實也述夫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下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然則播五聲叩八音列四時而陰陽莫不咸應萬物該成而條鬯也蓋尋文難曉案象易知臣今取歷代之言律呂攬摭大槩著十二律圖則盈虛消長指掌而知矣上同七月五日李照言鑄造鐘大小法度謹按國語制

鍾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注云鈞所以配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臣參詳注文蓋亦差誤夫言輕重之法皆屬權衡方圓之法皆屬規矩大小之法則屬器量遠近長短厚薄之法則屬尺度高下之法則屬於圭表此文既言大不出鈞理當以器量之義釋之不當木表之法以為解具若鑄鍾形高七尺則銅錫千餘斤未能克就豈有重不過石之說邪據諸書皆言三十斤為鈞此文所云大不出鈞者乃是三十斤之量爾若以三十斤全土之重準其量則量大小若以三十斤黍穀之重準其量則量太大唯漢志云以水準其槩者乃得大小輕重酌中之法可以為準矣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今秤水三斛則重三十斤以為鑄鍾之量頗協聲韻鑄造成鍾之後其量重者亦不過百二十斤蓋據事見法有此顯驗臣所以取之除此法度之外止有周禮疏云假設二尺二寸半為廣長圓徑注之此亦太大若用百二十斤銅錫鑄之必不可成就也其太常寺舊鍾大小輕重並無古今制度欲望足以國語鈞石之說為法以鑄鍾從之

王應麟玉海八月己巳御崇政殿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肆習其制合二管以足律
齊管瑞刻飾雙鳳施兩簧馮元禮審副使劉保信
樂景祐三年二月丙辰詔翰學馮元禮審副使劉保信
與院逸胡爰較定新舊鍾律三月乙未御崇政殿名輔
臣觀新定鍾律丙申馮元等上拒泰新定詔別為鍾磨
各一祭
同上

阮
 定
 愛疑瑗
 翰學玉海亦同
 玉海院作阮
 玉海作鄧
 劉景元
 院景元
 景元

書

